



文則卷之四

策

制科策

冀南張雲路編

臣對臣聞居天下之大位必致天下之大治致天下之大治必正天下之大本正天下之大本必務天下之大學堯舜禹湯文武之位天下之大位也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天下之大治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心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學天下之大學也有其學然後能正其心有其



心然後能致其治有其治然後能保其位治也者帝王保位之良啻心也者帝王出治之大本學也者又帝王正心之要道也古先聖王知其然是以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成伯子文王學於鉸時子武王學於虢叔其所以精一此學維持此心者無不至也故德澤加於當時聲名垂於後世功高天下明並日月者此也自漢而唐而宋其間英君誼辟非不欲致治於唐虞三代志士仁人非不欲致君為二帝三王然寥寥千載未有一二庶幾乎此者或君有可學之資欲學之志而不遇其

臣如高祖之於蕭曹太宗之於房杜神宗之於安石是非其君之罪也或臣有匡國之才格君之學而不遇其君如賈誼之於漢陸贄之於唐二程之於宋是非其臣之罪也此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而有志之士所以扼腕憤嘆而不能自已也所以漢止于漢唐止于唐宋止於宋而不能如唐虞三代者此也臣每見前史君有向學慕道之心而臣不能成之則悲其為臣臣有匡國致君之學而君不能用之則悲其為君 陛下繼祖宗列聖之位即堯舜禹湯文武之位也稟天縱聰明之資即堯舜禹湯文武之資也



治已至矣而猶以爲未至德已盛矣而猶以爲未盛迺於  
萬幾之暇進臣於 廷降賜清問首詢唐虞三代下逮漢  
唐宋諸君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以明人倫以厚風俗以  
富庶百姓以賓服夷狄以增光 祖宗以匹休帝王臣有  
以知 陛下此心即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 陛下之有  
此心非特臣之幸也實 宗廟社稷之幸天下生民之幸  
也臣敢不以堯舜禹湯文武之所學者爲 陛下勉哉昔  
范祖禹上帝學八卷以爲自古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推原  
其故由人主之不學也朱熹將入對或曰正心誠意之說

上所厭聞者熹曰熹平生所學在此若有所回護是欺君  
也 陛下有志於唐虞三代之治而無漢唐宋諸君之失  
固無不學之志亦非厭聞正心誠意之說者臣敢不以平  
生之所學者告 陛下而自陷於欺君之罪哉使愚臣於  
此犬馬之誠有未盡芻蕘之言有或隱上負 朝廷下負  
所學臣恐後之悲今無以異於今之悲昔也請因 聖問  
而畢言之 陛下試垂聽焉臣聞道之大原出於天是道  
也極於至大而無外入於至小而無內語其大則爲君臣  
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所以根本乎人心綱紀乎世道



乃天地之常經所謂為治之大綱也語其小則為禮樂政  
刑制度文為之具若綱之有目所以扶持乎三綱經緯乎  
國體乃古今之通義所謂為治之萬目也是道之綱非吾  
心主宰之則無自而正是道之目非吾心維持之則無自  
而舉是心也者主於身而為正大綱舉萬目之根本也心  
雖主宰乎是綱非學則有所惑綱何自而正心雖維持乎  
是目非學則有所蔽目何從而舉是學也者又所以正其  
心而為正大綱舉萬目之根本也大綱不正不足以言治  
萬目不舉亦非盡善之道故古昔帝王之治其道雖多端

然必大綱既正而萬目兼舉若堯之肇唐舜之起虞禹之  
創夏湯之建商文武之造周皆不能外乎此也在堯之時  
親睦九族以廣愛敬之恩釐降二女以正閨門之禮館甥  
二室以厚朋友之倫堯之大綱無不正也在舜之時底豫  
瞽瞍而父子之位定克諧傲象而兄弟之化成刑於二女  
而閨門之儀肅舜之大綱無不正也欽若昊天敬授人時  
命羲仲以秩東作命羲叔以秩南訛命和仲以平西成命  
和叔以平朔易命鯀以治洪水命四岳以明揚側陋允釐  
百工咸熙庶績萬目之舉於堯也何如察璣衡以齊七政



八文與卷之四  
四  
舉祀禮而覲諸侯命四岳以明四目達四聰命十二牧以  
修內治服遠人命禹以宅百揆命契以敷五教命臯陶以  
明五刑命伯益后夔以典禮樂命龍以作納言四方風動  
庶政惟和萬目之舉於舜也何如唐虞之大綱無不正萬  
目無不舉如此豈徒然乎本於堯舜之心惟務其大學以  
正其大本也不貪滛佚不嗜玩好而允執其中堯之學也  
罔游於逸罔滛於樂而允迪厥德舜之學也使唐虞之君  
不事乎此則學有未至而大本不立矣綱何自而正目何  
自而舉哉其在禹也典章之率由勗綸之攸敘其在湯也

舊服之既續人紀之肇修其在文武也麟趾以厚公族棠  
棣以燕兄弟鹿鳴以饗群臣穆木思齊以嚴闡教故其子  
孫或敬承繼禹之道或布德陟禹之跡或率乃祖攸行或  
監先王成憲或篤敘正父或對揚光命或率德以蓋前人  
之愆或脫簪以輔中興之治此三代所以正大綱也其養  
民也夏以貢殷以助周以徹焉其教民也夏曰校商曰序  
周曰庠焉其制刑也夏有禹刑殷有湯刑周有祥刑焉其  
建官也夏商官倍亦克用又周人六典臯成兆民焉其作  
樂也禹作大夏湯作大濩周作大武焉其正朔也夏建寅



商建丑周建子焉其習尚也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焉此  
三代所以舉萬目也三代之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如  
此豈徒然乎本於禹湯文武之心惟務大學以正其大本  
也祇台德先不自滿假懋昭大德不邇聲色禹湯之學也  
不盤遊畋緝熙敬止不作無益克慎明德文武之學也使  
三代之君不從事乎此則學有未至而大本不立矣綱何  
自而正目何自而舉哉此堯舜禹湯文武惟能務天下之  
大學以正天下之大本所以能致天下之大治也漢就高  
祖言之如發義帝之喪戮丁公之叛庶乎明君臣之義高

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庶乎全父子之恩立白馬之盟定  
同姓之封庶乎廣昆弟之愛故繼世之君不敢叛其父弟不敢戕其  
婦不敢駕其夫臣不敢專其君豈不由於高祖之作則哉  
此其大綱可謂正矣然其養民也阡陌之壞未久而井田  
之制不復郡縣之設未久而封建之制不復五禮六樂之  
廢未久而禮樂之制不復此其萬目未盡舉也况兄弟不  
容兆於戛羨之錫封夫人同席兆於戚姬之見寵大將見  
殺兆於韓彭之菹醢先儒謂漢之大綱正以臣觀之漢之  
大綱亦未能盡正如唐虞三代也漢非惟萬目未盡舉而



大綱亦未盡正以其或不事詩書或溺於黃老或雜於刑  
名或荒於土木神僊而聖學也雜聖學既雜則大本不立  
何恠其大綱之未盡正萬目之未盡舉哉唐就太宗言之  
脅父臣虜逼奪神器父子之親何在推刃同氣喋血禁門  
兄弟之義何在納巢刺妃媚武才人閨門之禮何在故繼  
世之君子攝兵叛其父臣攝兵叛其君婦駕其夫弟戕其  
兄豈不由太宗之作俑哉其大綱可謂不正也然設府兵  
之法彷彿乎古人寓兵於農之意設租庸調之法彷彿乎  
古人取民用民之意設殿最以考績彷彿乎古人黜陟幽

明之意設覆奏以審刑彷彿乎古人欽恤之意其萬目可  
謂能舉也然法令之行比之先王未能也田疇之治比之  
先王未備也學校之教比之先王未盛也禮樂之具比之  
先王未脩也先儒謂唐萬目舉以臣觀之唐之萬目亦未  
能盡舉如唐虞三代也唐非惟大綱未能盡正雖萬目亦  
未盡舉以其或蔽於異端或荒於遊畋或錮於女色或干  
於小人而聖學也怠聖學既怠則大本不立矣何恠其大  
綱之未能正萬目之未能舉哉宋就太祖言之其厚兄弟  
也金匱之書千古不磨神器之重一朝脫屣其厚動舊也



杯酒釋柄終全勲名雪夜再幸不改殊恩其待臣下也鞭  
朴不行於殿陛罵辱不及於公卿其嚴閫範也內言不出  
於外私言不及於公故繼世之君持盈守成家庭之間雖  
不能匹休麟趾之盛而操兵之事則未聞閨門之內雖不  
能齊美關雎之化而聚麀之耻則未有此其大綱亦云正  
矣然制度頗因五代之舊不能度先王之制勸課農桑美  
則美矣視三代養民之制何如脩廣學校盛則盛矣視三  
代禮樂之遺意何如兵財由朝廷之制善則善矣視三代  
兵財之遺法何如以至賊吏之戒不嚴敗軍之法不立設  
官之制太冗任子之恩太濫此其萬目未盡舉也先儒謂  
宋大綱亦正萬目未盡舉以臣觀之黃袍加身未免來人之  
公議燭影避席未免起人之疑心德昭之死未免不厭夫  
衆心郭后之事未免有疵于盛德則宋萬目固不舉矣而  
其大綱亦豈盡正乎宋之諸君見于行事雖曰夜分觀書  
不過徒侈乎虛名雖曰炎暑談經無乃不關於實踐則聖  
學無實聖學既無實則大本不立矣其大綱之未正萬目  
之未舉又何恠其然哉漢唐宋諸君不能致唐虞三代之  
大治皆以大學不講而大本不立故也我太祖高皇帝



龍飛淮甸混一區宇心堯舜禹湯文武之心而大本以立  
學堯舜禹湯文武之學而大學以明以其大綱之正言之  
觀其祭畢 便殿泣下不止遣祭 皇陵哀感不勝我  
太祖之聖孝亦虞舜之大孝周武之達孝也觀其剖符錫  
壤封建諸王上衛 國家下安生民則我 太祖之睦親  
一虞舜之敦睦九族周武之時庸展親也觀其君臣同遊  
之言則與唐虞之都俞吁咈周武之同心同德同一揆也  
觀其申命五常之誥則與唐虞之敦典庸禮商周之建中  
建極同一揆也大綱之正有一不如唐虞三代者乎以萬

目之舉言之則法井給民之言互知丁業之戒與古人重  
農之意相出入也學校教民之制鄉飲勵俗之禮與古人  
立教之意相表裏也內設六卿以總理天下外設布政以  
分理郡邑內設都察院以肅 朝廷之紀綱外設按察司  
以為四方之耳目則其建官之意庶幾乎古人之六卿九  
牧相唱和也兵部帥府相維於內而將相無偏重之勢布  
按都司相制於外而藩鎮無專恣之患則其制兵之意庶  
幾乎古人之司徒司馬相統屬也命牛諒以制禮則斟酌  
先王之典以還中國之舊命陶凱以制樂則務宣平和之



意而屏褻慢之習其萬目之舉有一不如唐虞三代者乎  
列聖相承心 太祖之心學 太祖之學 聖德日新而  
無不正之綱聖化日廣而無不舉之目然法久則弊自生  
世久則俗自降故人倫有不明風俗有不厚百姓有未安  
四夷有未服而我 祖宗之綱目漸以乖張 陛下嗣承  
大統二年于茲夙夜惓惓惟此之慮 陛下此心即堯之  
兢兢舜之業業禹之孜孜湯之慄慄文之翼翼武之無二  
之心也然自即位以來躬行大孝以先天下已有意於明  
人倫而人倫至今猶未明斥去邪佞禁制奢侈已有意於

厚風俗而風俗至今猶未厚躬耕藉田蠲免租稅已有意於  
富庶百姓而百姓至今猶未富庶簡練將帥嚴飭邊備已  
有意於賓服夷狄而夷狄至今猶未賓服 陛下有堯舜禹湯  
文武之心而不能致堯舜禹湯文武之治意者 陛下于堯  
舜禹湯文武之學有未至乎何其心惓惓而效則邈邈也臣  
請為 陛下熟言之以 陛下望治之切慕道之篤必憤發  
於中憂形於色而惓惓之誠蓋有所不能已也夫天下之事  
未有不行於上而行於朝廷者也未有不行於朝廷而行於  
天下者也以人倫言之今公卿大臣雖軒墀之內有霄壤之



隔是非不及於面諭則心腹無所托而下情不得以上通可  
否惟出于內裁則耳目有所蔽而上心不得以下究何有乎  
君臣相親之義也 陛下誠能體腹心手足之義略崇高  
富貴之勢召見不時咨訪非一使欲輸忠悃者得以獻其  
誠務為欺蔽者無以施其詐則君臣之化行於下而無不  
厚也閭閻小民忍心害理生則私妻育子別籍異財曾夷  
狄之不如死則食稻衣錦水瘞火葬曾禽獸之不若何有乎  
父子相親之恩也 陛下誠能望 陵興哀慕之悲慈養  
勤定省之誠公卿守終制之典士夫嚴匿服之禁則父子

之化行于下而無有不厚也隔形骸而胡越弟或戕其兄  
同門戶而藩籬幼多賊其長何有乎兄弟之愛也 陛下  
誠能厚同氣之恩廣友于之愛嚴犯上之律敦敬長之風  
則兄弟之化行於下而無有不愛也妾媵無數庶人僭公  
卿之分婚娶論財中國行夷狄之風何有乎夫婦之道也  
陛下誠能則關雎之化正宮闈之禮申明婚嫁之式定著  
妾媵之數則夫婦之化行於下而無有不正也所貪者利  
祿誰同心而共濟所附者權勢誰同道而相益落井下石  
者紛如貽書責諫者寂若何有乎朋友之交也 陛下誠



能親君子之朋遠小人之黨燭擠陷之姦獎協恭之正則朋友之化行於下而無有不善也人倫之明自於上非務學不能知臣願 陛下惓惓聖學以正大本急求所以明人倫之道則人倫庶乎可明而無異於唐虞三代也以風俗言之朱彘一開燕雀駢集便佞詭遇者謂之曰變通緘默自便者目之曰忠厚直言正色者非之曰矯激操心持節者非之曰干名此士夫之風衰也 陛下誠能塞奔競之門杜便佞之口獎名節之士張正直之氣則士大夫之風振矣庶人帝服娼優后飾雕梁畫棟惟恐其不華玕羞

綺食惟恐其不豐錦繡金玉惟恐其不多姝色麗音惟恐其不足此奢侈之風盛也 陛下誠能躬節儉之實抑浮靡之費重僭踰之罪定上下之等則奢侈之風降矣典學校之教者尸虛位而無實行由科舉之途者飾虛譽而乏實學此學校之風衰也 陛下誠能重師儒之任使無實行者不得以濫叨嚴科貢之途使無實才者不得以幸進則學校之風興矣珠宮梵宇照耀雲漢髡首黃冠克斥道路此道佛之風熾也 陛下誠能監往古之失斥報應之論惟崇乎正道無惑乎邪說則道佛之風熄矣苞苴一入



賤可使貴賄賂一通滯可使達金帛捆載者里巷稱慶琴鶴自隨者妻子怨讟此貪墨之風盛也 陛下誠能綜覈名實督行勸懲廉介者必彰而弗隱貪黷者必誅而弗赦則貪墨之風止矣風俗之厚自於上非務學不能知臣願陛下惓惓聖學以正大本急求所以厚風俗之道則風俗庶乎可厚而無異於唐虞三代也以言夫百姓之失所則徵求極于錙銖而漏卮於寵幸之費苛歛至於毛髮而尾閭於異端之奉此吾民之困于苛歛者可恤也征舸貢艦動運千夫工匠輿臺延及數戶此吾民之困於征徭者可

恤也田連阡陌利繫羔羊家雞園豕唯其所啖此吾民之困於豪家巨室者可恤也囊帛籠金飫鮮醉醲市虎門妖恣其所欲此吾民之困于貪官酷吏者可恤也劫掠踐蹂雞犬一空脅持抑逼肝腦塗地此吾民之困于兵戈盜賊者可恤也父食其子夫鬻其婦壯者散于四方老稚轉乎溝壑此吾民之困于饑饉流離者可恤也百姓之失所固可恤矣然恤之有其道焉大要在於重守令急務在於節財用守令者民之父母守令不重則好民之所惡惡民之所好豪猾由此而橫盜賊由此而起財用者民之命脉財



用不節則以一而科百因十而科千賦歛由此而苛征徭  
由此而濫欲重守令在于慎選科貢䟽理胃監嚴勵風紀  
精立銓法欲節財用在于簡閱軍士沙汰冗官杜抑私愛  
斥絕異端科貢既慎則專面僥倖者不得以幸進胃監既  
理則苟延歲月者不得以幸選風紀既嚴則貪濁無狀者  
不得以幸免銓法既精則文理不達者不得以幸用政績  
不聞者不得以幸遷而守令自重矣軍士既閱則老弱無  
能者不得以幸食冗官既汰則備員充位者不得以幸祿  
私愛既杜則左右近習之屬不得以幸賜異端既斥則佛  
老邪恠之徒不得以幸干而財用自節矣何百姓之不富  
庶哉百姓之富庶自于上非務學不能知臣願 陛下倦  
倦聖學以正大本急求所以富庶百姓之道則庶乎百姓  
可富庶而無異於唐虞三代矣以言夫夷狄之梗化則虜  
驕於北羗黠於西變詐之不測侵掠之不常驅之則不足  
于兵守之則不足于食此西北之夷寇可慮也阻山川以  
爲固結流民以爲援鬼出神沒蜂屯蟻聚此荆襄之夷寇  
可慮也丹崖千仞青壁萬重攻之則據險守之則廢時此  
兩廣之夷寇可慮也團聚山岩流竄鄉邑我進則彼退我



退則彼來此川蜀之夷寇可慮也夷狄之梗化固可慮矣然服之有其道焉大要在乎修內治布恩信急務在于擇將帥足兵食內治不修則根本不立恩信不布則人心不服將帥非人則敵人不畏士卒不附兵食不足則士氣不振衆心不守欲修內治在于戒逸樂足民用任君子退小人欲布恩信在于宥脅從綏降款欲擇將帥在于收民望專委任戒欺罔欲足兵食在于廣屯田增土兵逸樂既絕則主心日正民用既足則邦本日固君子既用則群策自陳小人既退則奸弊日消脅從既宥則叛亂日懷降款

既綏則歸附日衆民望既收則將才日至委任既專則將士日奮欺罔既戒則賞罰日明屯田既廣則儲蓄日富土兵既增則兵力日振何慮夷狄之不賓服哉夷狄之賓服自于上非務學不能知臣願陛下倦倦聖學以正大本急求所以賓服夷狄之道則夷狄庶乎可賓服而無異于唐虞三代矣乎陛下倦倦于唐虞三代之治而臣倦倦勉陛下以二帝三王之學誠以大綱之未正臣不憂也萬目之未舉臣不憂也人倫之不明臣不憂也風俗之不厚臣不憂也百姓之不富庶臣不憂也夷狄之不賓服臣



不憂也臣所憂者 陛下之大本雖已正矣或不能如堯  
舜禹湯文武之光明 陛下之大學雖已講矣或不能如  
堯舜禹湯文武之精一 陛下由臣之言持惓惓望治之  
心致惓惓為學之力如堯舜如禹湯如文武則天理日明  
人欲日消妖艷之色淫蛙之聲不足以蕩此心便佞邪僻  
側媚之言不足以蠱此心沉湎荒淫盤遊之事不足以荒  
此心華麗珍恠竒玩之物不足以移此心土木刑名征伐  
之類不足以雜此心而大本立矣由是大綱可正萬目可  
舉人倫由是而可明風俗由是而可厚百姓由是而可富

庶夷狄由是而可賓服溥海內外由是而可熙然大和  
宗社由是而可以永安 神器由是而可以永保 聖壽  
由是而可以永延 祖宗列聖由是而可以增光二帝三  
王由是而可以匹休而漢唐宋之諸君不足望 陛下之  
下風也若大本不立則雖備精疲神以求正夫大綱舉夫  
萬目以遂四者之效而快 陛下之心亦將徒為文具而  
天下之事無一可為者矣此臣所以惓惓欲 陛下從事  
于學也然臣之所謂學者非稽同合異以為博也非鈎深  
致遠以為竒也非縉章繪句以為美也臣之所謂學者即



大學之道也是學也即堯舜禹湯文武之學也其目有八而各有其要平天下治國之要在於修身修身之要在於正心誠意正心誠意之要在於致知格物宋儒衍其義以進告其君齊家之要有四曰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修身之要有二曰謹言行正威儀誠意正心之要有二曰崇敬畏戒遊逸格物致知之要有四曰明學術辯人才審治體察人情是書也乃千聖之心法萬古之元龜制治之良齒保邦之要道也 陛下必倦倦于此晝而誦之夜而思之親近儒臣質問疑義毋徒事虛文毋徒應故事毋

徒聞之于耳而不識之于心毋徒聽之于人而不復之于已毋徒勤之于始而或怠之于終毋徒講之于百辟雲集之前而即弃之于宮闈深嚴之地毋以朝夕而有間毋假寒暑而或輟或掇其要語而列之于屏障或參以 祖訓而銘之于座右考之于經證之于史或某事也古人以之而治以之而安以之而興以之而壽即惕然以省曰吾今日之所行者有合于此乎或某事也古人以之而亂以之而危以之而亡以之而天即惕然以省曰吾今日之所為者有類于此乎念念在此此念之外無他念念事事在此此



事之外無他事如是然後可謂之惓惓也如是然後所存必正念所出必正言所行必正道所親必正人如是然後身無不修家無不齊國無不治天下無不平也嗟乎人主之心未嘗不好治而惡亂也好安而惡危也好盛而惡衰也好壽而惡夭也然治常少亂常多安常少危常多盛常少衰常多壽常少夭常多豈其本心哉以不能惓惓于學而陷于不知故也如人療病未嘗不欲其生而卒至于死者豈其本心哉以方書不熟用藥不精故也方今天下大勢如一人受重病非不枵然且大形猶人也然內自腹心

五臟外連四肢百骸無有不受病者識者以爲寒心而庸醫委之曰安病者不悟其非從而和之曰吾無病也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如是者三扁鵲望見桓侯而走後五日桓侯病作召扁鵲扁鵲已逃去臣願陛下以心爲元氣以賢臣爲名醫以聖賢經史爲古方以祖宗寶訓所載之言爲藥石懼病之將深而預治之深察脉理信任名醫熟閱古方精藥石節嗜欲慎防護日調理其元氣急尋病根之所在而剷除之則元氣日固于內客邪不攻于外百病日消天年自固何憂不如堯舜不如禹湯不如文武乎唐虞三代與我朝祖宗之大綱無不



正萬目無不舉元氣本固客邪難入病無自而生也漢唐  
宋之君或大綱正而萬目不舉或萬目舉而大綱不正元  
氣未固客邪易攻隨病施藥者也自唐虞而三代自三代  
而漢唐宋用是道則治不用是道則亂用是道則安不用  
是道則危用是道則盛不用是道則衰用是道則壽不用  
是道則夭用是道則延長不用是道則短促然則是道也  
乃世道治亂之所係也社稷安危之所關也風化盛衰之  
所由也人主壽夭之所本也國祚長短之所在也 陛下  
可不大警于心乎易曰正其心萬事理差之毫厘謬以千

里董仲舒告武帝曰尊其所聞則光明矣行其所知則高  
大矣光明高大不在乎他惟在乎加之意而已臣願 陛  
下加意于臣之言毋如武帝不加意于仲舒之言也蘇氏  
之對仁宗曰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如鴻毛天下有事  
則匹夫之言重如丘山今天下不可謂無事矣臣願 陛  
下不視臣言如鴻毛而視臣言如丘山則天下幸甚生民  
幸甚臣俯竭愚誠仰祈 天鑒不勝戰慄之至臣謹對

### 制科策

臣對臣聞天下有不可易之道而常獲於人主有不敢易



之心蓋天下之事未有舍道而能集者而道固不可易也  
心之所向道之弘否所關一有所失則所以修乎身者必  
不能實用其力而道之在我知之不明守之不固甫遷於  
此或轉於彼雖欲勤勵以求治而弛張予奪一無所據窺  
伺媒孽之輩共起而乘之雖有賢人君子立於其朝漫不  
相信甚者斥譴罷去不爲之所天下之治將焉所賴而成  
乎惟有以真知道之不可易其心常憂勤惕厲而不敢以  
一毫苟且輕率之意雜之於中擇之必精執之必固使用  
人取善各有定則賢不肖莫吾亂而君子小人不相尤即得

其人而任之以事則政無不舉而法無不振天下治宜無  
有不成者矣古之人君未有不達於是而能致其治者也  
亦未有徒達於是其心終有易焉而能以無弊者也洪惟  
皇帝陛下以至聖之德撫盈成之運十五年來民安物阜  
雖堯舜禹湯文武之業亦不過此而策士之詔乃猶惓惓  
焉以化之不弘治之不洽爲念 陛下豈誠有未達於是  
而猶待於問哉臣有以仰窺 聖心之於道固有不自易  
焉者也臣嘗謂古今豪傑之士不得所遇雖子思孟軻之  
流亦且徒爾而臣之庸昧乃際遇若此臣敢有所諱而不



言哉臣惟天下之深患在於久安極治而機括所不見者莫爲之虞 陛下夙夜兢兢思弘化理此固宜也然用於已不若資於人求諸今莫若法乎古古之君必純乎道未嘗敢以爲易故其用人行政有非後世之所能及如啓當禪授之後繼禹之業守之以敬而伯益之用終始無間故道之得於禹者無廢墜不舉者矣中宗高宗一切信任陟扈傳說之屬而又本以嚴恭宙畏恭默思道之心成商之治夫豈無所據邪殷之頑民雜於管蔡武庚之手武王之澤未洽也使非悔悟於周公篤信於君奭借有成康繼序

不忘之思旌別淑慝之意而禮樂之化豈能如詩書所道哉程頤曰聖王以求任輔相爲先歐陽修曰君之聖者以辯君子與小人蓋政以人而舉人既存則政自無偏廢不舉之患而治之在天下者可成也 陛下欲求數君致治之績獨可舍此而他務邪亦惟有不取易之心而已天下之政孰有出於人主之心者况用人之際又其本原所自之地哉 聖制所謂簡賢爲輔用君子不惑於小人誠灼見其必然而憂勤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也蓋大君爲天地之宗子必有大臣以爲宗子之家相家相之職所以輔養



君德而贊成政化天子不可一日無者豈惟夏商周爲然  
皐夔稷契之流雖堯舜之世亦不可無也若其賢與否則  
必辯之於先而後可任之於後苟辯之不明用之不當則  
天下之禍反有不可言者矣何者以匹夫之賤而上與天  
子共事其所爲操縱予奪者無一日不爲天下之所稟受  
使心術或不正而學識或不醇則其所壞非如有司之一  
節一端而已故必先有不敢易之心然後修之身者無往  
不實修之身者既實則出乎我者無乎不正而人之邪正  
自無所匿於是擇其賢者而用之則輔相得矣臣於今日豈  
以不得人爲憂特恐所以待之者不至爾臣在草野間聞  
朝廷用一大臣必極聳動以爲諮謀親信將必有出於恒  
品之外今上於京師乃或有未然者臣願陛下爲之  
禮下務得其心而使盡其職凡遠猷大略不爲群議所詘  
一政一令必與之深言極論而後布則小人雖欲肆其無  
所忌憚之私以惑吾聽而其情已先覺矣蓋小人之情不  
過趨利避害去其所惡而求其所喜者而已然亦必掩之  
而不甚露故利之來或遜且謝之害之至或以爲所分且  
蹈之夫辭之不力則得之不固受之不力則去之不決及



利害至於必不可已則亟去與取之恐後也方其有所勉而爲之也其卒不可掩者已躍然於其言悅色之間即此試之小人之情可復遁乎既得其情則宜亟去之去之不亟則或爲他巧所中而猶未免於有惑隨有即覺隨覺即去如是而已如是則君子小人不相尤君子小人不相尤則動無所妨而天下之務自無凝滯不舉之患矣臣請以聖制所及數者言之禮樂不可以一日無此萬古不易之論然其興也雖專重其實而亦未嘗遂棄其文臣竊見近之所爲禮者踈簡縱逸雖所謂儀文之末亦未之有所爲

樂者殘缺廢壞雖所謂嚴容之細亦未之備蓋不得其本而溺於苟且將就之習固如是也苟學校之教有以振作而興起之則人心自無不正之欲而其情自無不和之發凡見之宗廟朝廷鄉黨之際自有以去其踈簡縱逸之習而補其殘缺廢壞之弊將不俟於進退升降而節鐘鼓羽籥而和矣禮樂有不興者乎至夫教化之所在其機係於人主之心而其應屬之天下之廣萃英俊之士使之群遊於學讀書窮理且或莫爲之變而欲啟天下之愚民使悉歸於禮讓和樂之域固已難矣莫若先以恭儉忠厚躬行



於上不為聲色土木貨利玩好之所移易而節儉以示於天下天下方以前日之侈縱相安而一旦之所聞見乃如此其心亦必悚然以思冷然以省苟一二大家巨族頓悟而倡改之則人之樂從者衆矣選課之法則臣於此有所深惜 祖宗之於士養之以道義而信之以賞罰其用也不為之拘而其課之也幽明殿最各為之等故人皆勉於其官而優為其事比者稍有兵荒而納粟買官之人已滿吏部之簿矣雖有才德滯於所用之期選用未及而顛毛已號種種能以壯節自勵者曾幾人哉又况黜陟之施一惟

流品是務初不本於科甲之選高官重秩未肯輕予則彼無所慕於中者又安有所忌於外哉臣願嚴其僥倖覬覦之禁使冗懦不職之徒一一謝去選惟其才而不盡拘流品試之以官而課之以實如蘇洵所謂某人廉吏也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有某事以知其能然後因其最否以加賞罰天下之人望以其才自見者亦將知所變矣征賦之病大抵冗耗過多而司會莫為之省非司會之不省勢不得也自京師言之食之仰於江南歲數百萬而權勢所畜無籍之輩不為 國家分寸之益者乃至百千借



其空名以耗實費至有水旱饑饉之變則又加倍以取於江南之民臣聞土日窳則陷繼之江南之民貧甚則江北可晏然以不顧乎况今邊境之擾未甚安帖前日榆林大同之役馬死食匱所費不知幾千萬而無用之兵又坐食於山陝之民丁運之法無不備舉老幼婦孺流離分析外患未除而內地已困寧不為可懼邪臣欲去冗耗無用之費而革權門私集之弊息江南之民以固根本邊境之擾但以付之良將不用統制之屬帶挾僥倖之徒以耗軍食而又復屯田之實省丁運之苦用固無不足者也兵則先

於生養安息之間為之深計使不受役於私門而得給其俯仰奮迅矯列少之氣又必常振勵之使之無所沮喪今有一級之勞而大家右族訶譴奪去不敢仰視將何所養以自奮乎况夫新舊逃流之兵方以官法逼之復伍釜爨之用俱無可充又其居無親戚往來之接其心之欲去已甚矣衛所之官又以嚴刑深計鉤取其有彼方欲去之心而此又逐之使去逐矣而不去豈人情哉欲兵之強而二者特不之詳臣所以深慮也用刑之際洞照物情而不為所誑明者皆足為之而法之輕重則有一定之制既得其情



必爲之斷使貴賤無異施豪右寡弱無異決則令之所出  
即無不從天下之奸當必隨禁而革蓋天下皆天子之民  
刑期於必戮賞期於必得不待命而後知者也豪右之徒  
有所倚仗得以自脫而寡弱之人駢首就死人之情孰不  
畏死而不求所以自脫哉此尤 陛下之所宜置念者也  
夫數者之務酌之於古而行之於今宜有不可易者而其  
弊猶若此 聖制所謂祛其弊而拯之欲化行政舉如  
祖宗創業之初比隆前代者豈有他哉亦取諸人而已孔  
子曰爲政在人啟以下數君不過中才之主一得其人且

足以爲治而况 陛下神聖天縱出於尋常萬萬者哉然  
臣於此竊有說焉蓋政雖舉於有人而身則所以取人之  
本故孔子又曰取人以身欲得人而不先修乎身是其心  
之所存輕忽率易不能不累於愛憎之私而用所不當用  
舍所不當舍者有矣臣願 陛下急於修身以端取人之  
則然所以修身者又非勉強矯拂之所能致必自君臣父  
子夫婦昆弟之間以至動靜語默一事一爲之際常加儆  
畏內省于中果當於理而不悖乎果非其當然之則而徂  
於外誘乎使天理純明私欲淨盡則身無有不修而道無



有不盡酌酢斟酌自不謬於天下之是非苟用乎人其用  
必當苟發於政其發必精治功之隆能追配 祖宗卓越  
古昔而有詩書之所不及載者矣彼漢唐宋區區小補之  
治又惡足論哉然臣又聞治不患於始之不得而難於終  
之有繼伏惟 陛下常存不敢易之心以守此不可易之  
道則 國家天下之幸非獨臣之幸也臣無任惓惓忠愛  
之至臣謹對

### 制科策

臣對臣智識愚昧學術踈淺不足以奉 大問竊惟 陛

下當亨泰之交撫盈成之運天下皆已大治四海皆已無  
虞而乃拳拳於百姓之未得所為憂是豈非文王視民如  
傷之心耶甚大美也然臣之所懼者 陛下負聰明神智  
之資秉剛睿明聖之德舉天下之事無足以難其為者而  
微臣所計議復不能有所補益於萬一 陛下豈能以其  
言為未可盡棄而有取之耶 陛下臨朝策士凡有幾矣  
異時莫不光揚其名嚴寵綏其祿秩然未聞天下之人有  
曰 天子某日降某策問某事因其策濟某功者是豈策  
士之言皆無可適於用者耶抑亦其言或有可適於用而



未暇採之耶是臣之所懼也臣方欲為根極政要之說明切時務之論而不敢飾為迂闊空虛無用之文以罔陛下陛下若以其言為可信而不悉去之試以臣之策付之有司責其可行則臣終始之願畢焉如或言不適用則臣有瞽愚欺天之罪俯伏以待罪譴誠所甘心而不辭也臣伏讀 聖策有以見 陛下拳拳於民生凍餒流離為憂以足民衣食為急此誠至誠惻怛以惠元元之念天下之所願少須臾無死以待德化之成者然臣謂 陛下誠懷愛民之心而未得足衣食之道誠見百姓凍餒流離之

形而未知百姓凍餒流離之實也夫 陛下苟誠見夫百姓凍餒流離之實則必思所以富足衣食之道未有人主忍見夫民之凍餒流離而不思所以救援之者未有人主救援夫民之凍餒流離而天下卒坐於凍餒流離而不可救者也今夫匹夫之心可形於一家千乘之心可形於一國何者以一家一國固吾屬也曾謂萬乘屬天下者有救援天下真實懇切之誠而顧不效於天下者哉是臣所未信也臣觀 陛下臨朝凡十有餘年於此矣異時勸農蠲租之詔一下天下莫不延頸以望更生然而惠民之言不



絕夫口而利民之實惠至今猶不見者臣是以妄論 陛下未見斯民凍餒流離之實未得足民衣食之道也臣聞之仁以政行政以誠舉王者富民非能家衣而戶食之心政具焉而已矣夫有其心而無其政則天下將以我為徒善有其政而無其心則天下將以我為徒法徒法者化滯徒善者恩塞心法兼備此先王所以富足生人之大略也臣觀史策見三代已後之能富其民者於漢得一人焉曰文帝當秦亂干戈之後當時之民蓋日不暇給矣文帝視當時之坐於困饑寒者蓋甚於塗炭也育之以春風沐之以甘雨煦煦然與天下為相休息之政而塗炭者衽席矣故後世稱富民者以文帝配成康亦誠有以致之也然而文帝固非純王者竊王者之似焉猶足以專稱於後世而况夫誠於王者而顧有坐天下於凍餒流離者哉臣謂今日陛下憂民之心不為不切愛民之政不為不行然臣所以敢謂 陛下於斯民之凍餒流離而未見其實於足民之衣食而未得其道者竊恐 陛下有愛人之仁心而未能如王者之誠怛懇至有愛人之仁政而未能如王者之詳悉光明臣是以敢妄論 陛下而云云也然臣所望仁政於



陸下者非欲盡變天下之俗也非欲復井天下之田也亦  
曰宜時順情而為之制而不失先王之意爾臣請因 聖  
策所及而條對之 陛下策臣曰夫民匪耕則何以取食  
弗蠶則何以資衣斯二者亦王者之所念而憂者也今耕  
者無幾而食者衆蠶者稀而衣者多又加之水旱蟲蝗之  
為災游惰冗雜之為病邊有煙塵內有盜賊何恠乎民受  
其殃日復甚一日也此見 陛下痛念生民之病深揆困  
乏之本而急思所以拯救之也臣謂民之所以耕蠶稀而  
日甚殃者游惰起之也冗雜病之也若夫水旱蟲蝗之災

則雖數之所不能無然君人之憂不在焉何者恃吾耕蠶  
之具素修而無所耗則雖有水旱蟲蝗而無所害臣聞有  
道之國天不能災地不能阨夷狄盜賊不能困以恒職修  
而本業固倉廩實而備禦先臣聞之國有三計有萬世不  
易之計有終歲應辦之計有因時苟且之計萬世不易之  
計者大學所謂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  
者也故王制三年耕則有一年之積例之則九年當有三  
年之豫其終歲所入蓋足以自給而三年之蓄恒可以預  
待不虞如此者所謂天不能災地不能阨夷狄盜賊不能



困臣前所謂王者之政 陛下今日所當切求而欲勵之行者所謂終歲應辦之計者蓋生財之道未其周節財之道未其盡一歲之入僅足以克一歲之用其平居無事尤未見其甚故偶有凶荒盜賊之變則未免厚歛重取以至於困敗而不能自振若此者蓋素備不修因時權設漢唐宋以下治天下之大率而非吾 陛下之所以奉天理物而深厚國脉者其所謂因時苟且之計者蓋平時之所以歛散於民者頗無其度而取民惟畏其不多用財惟畏其不廣方其無事百姓已不能自給迨其有變則不可復爲

之計矣此則制國無紀潰亂不時蓋昏亂衰世之政焉蓋臣前所謂起於游惰病於冗雜之弊亦略有同於是 陛下今所方欲改轍而易海內之觀者臣謂今日游惰之弊有二冗雜之弊有三此天下之所以長坐於困乏而志士至今憤惋而嘆息者也其所謂游惰之弊二者一曰游民二曰異端游民衆則力本者少異端盛則務農者稀夫民所以樂於游惰者何也蓋起於不均不平之橫征病於豪強之兼併小民無所利於農也以爲逐藝而食猶可以爲苟且求生之計且夫均天下之田然後可以責天下之耕



今夫里閭之小民剝於汙吏豪強者深矣散食於四方者衆矣大率計今天下之民其有田者一二而無田者常八九也以八九不耕之民坐食一二之粟其勢不得不困然而散一二有田者之業以爲八九自耕之養其勢未嘗不足議者病游民之衆也或有逐商之說然臣以爲游民之困本於不得已也而又無所變置而徒爲之逐臣懼夫商之不安於商也臣竊謂今日之弊源已深更化者當端其緒而緩理之理而無緒執力將驅力農之民而商而又將驅力商之民而盜也天下爲盜國不可久其便莫若頒限田

之法嚴兼併之禁而又擇循良仁愛惻怛之吏以撫勞之法以定其世業禁以防其姦貪吏以時其安輯游民其將歸乎若夫異端者蓋本無超俗利世之智而徒竊其減額逃刑之利不工不商不農不士以自便其身且其倡無父無君之教於天下將使流風之未可已焉此其爲害甚明故臣不待深辯然臣竊悼俗之方弊也禿首黃冠克斥道路珠宮瓊宇昭耀雲漢此風未艾效慕者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非所以端風正紀之要體也故臣願陛下嚴異端之禁斥道佛之說勅令此輩悉歸之農其有不如令者



許有司罪治不赦蓋非惟崇力本之風抑且彰教化之道  
此臣拳拳所望於陛下之至意也其所謂冗雜之弊三  
者一曰冗員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員之弊必澄冗兵之  
弊必汰冗費之弊必省三冗去而財裕矣夫聖人所以制  
祿以養天下之吏與兵者何也更有治人之明則食之也  
兵有敵人之勇則食之也是其食之者以其明且勇也其  
或有不明不勇者則非耕不得食非蠶不得衣何者無事  
而祿亦先王之所儉也今夫天下之吏與兵何如也臣非  
欲盡天下之吏與兵而不祿之也臣徒見任州縣者固有

能軟不勝而坐祿者焉隸兵籍者固有老弱不勝而濫食  
者焉且入貲之途太多任子之官太衆簡稽之責不嚴練  
選之道有虧臣是以欲於此輩一澄且汰焉其所以去冗  
濫而寬民賜者不小也若夫冗費之弊不能悉舉即其大  
而著者論之後宮之燕賜不可不節也異端之奉不可太  
過也土木之役不可不裁也陛下端身以率物節已而  
居儉其於三者固未可議焉然竊見天下之大民物之衆  
九州四海之貢尺帛粒米之賦山林川澤之稅日夜雜沓  
以輸太倉可謂盛矣而國計未甚克國用未甚足以為必



有所以耗之者矣且夫上之賦其下者以一而下之所以  
供天上者常以十蓋道路之耗漕輓之費京師之一金田  
野之百金也內府之百金民家之萬金也以百萬民家之  
資費之於一燕饗一賜予一供玩者何限臣故曰冗費在  
今日亦有未盡節者蓋臣聞之以天下所有之財賦為天  
下人民之供養未有不足者特其有以冗而費之者則其  
勢將橫征極取天下不至於饑寒凍餒大敗極敝而不已  
臣讀史記見周文王方其受命之時地方不過百里而四  
方君長交至於其國其所以燕饗勞來之典不容終無然

而當時百姓各足饑寒不病故民頌之詩曰勉勉我王綱  
紀四方蓋慶之也傳至於其子孫以八百國之財賦自養  
一人宜其甚裕而無憂而民反流離困苦至於黃鳥比離  
之咏作焉臣於此見君人節已以利人則易為功廣費以  
厚歛則難為力臣是以拳拳以省冗費為 陛下告也  
陛下策臣曰固本朕不類寡昧所致上不能參調化機下  
不能作興治理實憂而且愧焉此 陛下憂勤之言禹湯  
罪已之辭也然臣謂 陛下非徒為是言也須欲勵是行  
也夫君人之言與士庶不同一或不徵天下玩之後雖有



美意善政人且駭疑不信 陛下往年嘗有恤農之詔矣  
然而天下皆以為 陛下之虛言何者誠見其言若是焉  
而未見其惠也今 陛下復策臣若是焉臣以為亦致憂  
勤之實而已欲致憂勤之實須速行臣之言然臣前所陳  
者皆因 聖策所及條對要之所以振弊利世之道猶有  
未盡於此臣請終之夫山澤之利未盡墾則天下固有無  
田之憂今夫京師以東蔡鄧齊魯之間古稱富庶強國三  
代財賦多出於此漢唐以來名臣賢守其所以興田利而  
裨國用者溝洫封澮之迹往往猶存而今悉為空虛茅葦

之地此古人所謂地利猶有遺者而 陛下所使守此土  
者一切苟且應職而無能為任此憂者此北人所謂長坐  
仰給於東南小有凶荒不繼輒輟轉溝洫而不能自給以  
生者地利未盡也臣意 陛下莫若嚴其守令重選有力  
量才幹忠誠為國之士使守其地而專一以興田利為事  
朝廷寬其禁限聽其便宜而惟以此為田利課則海內當  
有趙過者出焉不數十年之後則江北之田應與江南類  
可省江淮數百萬之財賦而紓北人饑寒凍餒之急一舉  
而利二焉大惠也 陛下能斷而行之大勇也或曰非不



欲行也如東南異宜何臣請有以折之夫今日所謂空虛  
荒瘠無用之地者非向時所謂富實而所托賴以興起之  
本區乎昔以富實今以荒虛臣誠未喻其說亦曰存夫人  
爾魏人許下之屯可見矣方棗祗為屯許之畫也當時亦  
誠見其落落難合洎其成也操終賴之省粟數萬今天下  
之大又安知其無能為棗祗者乎臣是以願 陛下以此  
為田利課則山澤墾矣臣又聞之山澤不征市梁無禁主  
者所以通天下大公大同之制也自漢桑弘羊以剝刻之  
術媚上而征權之法始詳歷代因之而不革大公之制未

聞也然臣終以此為後世衰亂苟且之政今 朝廷之取  
民荼有征酒有權山澤有租魚鹽有課自一草木以上之  
利莫不悉籠而歸之公其取下悉矣夫上取下悉則其勢  
窮夫歎窮則逐人窮則詐今 陛下之民將詐矣司國議  
者非不知其勢之不可以久也然而明知其弊而冒之者  
誠曰國家利權之所在也臣以為利不勝義義苟未安利  
之何益况又有不利者在乎臣聞之王者所以總制六合  
而鎮服民心張大國體者固在道德之厚薄不問財賦之  
有無臣觀征利之說不出於豐大之國恒出於衰亂之世



纖纖然與民爭利者匹夫之事也萬乘而下行匹夫之事則其國辱非豐大之時所尚也 陛下何不曠然為人所難思大公之法去衰亂之政令天下人士爭言曰惜哉漢唐宋不能舍匹夫之利以利人至我 明天子然後能以天子之大體鎮服民心焉 陛下何久於此焉不為也臣願 陛下息山林關市之征焉使大聖人所作為過於人萬萬也若夫悉推富民之術則平糴之法不可不立也常平之倉不可不設也奢侈之禁不可不嚴也凡若此者史策之載可考 陛下果能舉而行之成典具在故臣不必

深論之也由臣前所陳而言之均田也擇吏也去冗也省費也由臣後所陳而言之闢土也薄征也通利也禁奢也田均而業厚吏良而俗阜冗去而蠹除費省而用裕土闢而利廣征薄而息寬利通而財流奢禁而富益入政立而王制備矣 陛下果能行臣之言又何憂於百姓之凍餒饑寒流離又何至於有盜賊之警又何患夫不順夫道而歸乎化哉通變宜時之道其或悉備於此然臣以為此數者皆不足為 陛下之難所患人主一心不能清虛寡欲以為寬民養物之要則雖有善政美令未暇及行蓋崇高



富貴之地固易為驕奢淫逸之所是故明主重內治也故  
古之賢王遐觀遠慮居尊而慮其危處富而懼其溢履滿  
而防其傾誠以定志慮而節逸欲固寅畏而禁微邪也故  
堯日兢兢舜日業業禹日孜孜湯日檢臣以為數聖人固得治心  
之要矣臣嘗讀漢書見漢武帝之為君方其臨軒策士奮  
志六經也雖三代之英主不能過焉洎其中年多欲一念  
不能自勝公孫弘桑弘羊張騫一式文成五利之輩各乘  
其隙而售之卒使更變紛然天下坐是大耗臣是以知人  
主一心不可使有所嗜好形見於外少有沉溺為禍必大

故願 陛下靜虛恬慮以為清心節欲之本毋以深居無  
事而好逸遊毋以海宇平清而事遠夷毋以物力豐實而  
興土木毋以聰明英斷而尚刑名毋以財賦富盛而事奢  
侈毋羨邪說而惑神仙澄心正極省慮虛涵心澄則日明  
慮省則日精精明之運旁燭無疆舉天下功業惟吾所建  
者豈止於富民生足衣食而已哉臣始以治弊治法為  
陛下告終以清心寡欲為 陛下勉蓋非有驚世絕俗之  
論以警動 陛下然直意以為 陛下之所以策臣者蓋  
欲聞剴切時病之說故畧敢盡其私憂過計之辭衷情所



激誠不知其言之猶有所憚亦不知其言之猶有隱惟  
陛下寬其狂易諒其朴直而一賜覽之天下幸甚臣謹對  
書

報燕惠王書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  
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  
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  
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  
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

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  
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  
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  
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  
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  
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  
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  
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  
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發兵擊齊以



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  
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  
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  
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  
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故裂  
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  
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  
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  
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弃群

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脩法令慎庶孽施及乎  
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  
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  
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  
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  
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  
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  
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  
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



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留意  
焉

諫秦王書

臣聞史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  
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不豹公孫支于晉此五  
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  
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  
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疆惠王用張儀之計  
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

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後使之西面  
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疆公室杜私  
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  
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與是  
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疆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  
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  
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  
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  
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克後宮而駿良馱馱不



實外廡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  
克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  
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  
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  
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  
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  
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  
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  
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  
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  
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  
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  
克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  
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  
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  
秦可寶者多土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  
損民以益彊言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  
也



答蘇武書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芻糝毳帳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饑渴舉目言笑誰與爲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群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

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爲鯨鯢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爲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惕怛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



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大漠之外入強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搴旗追奔逐北滅跡埽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旣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旣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

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手奮呼爭爲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况當陵者豈易爲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爲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



稽之耻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勾踐之讎報魯國之羞  
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  
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  
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繫韓彭趙醢  
鼂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  
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  
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爲之痛  
心哉陵先將軍功略盖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  
到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嘆者也何謂

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  
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  
歸老母終堂生妻去惟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  
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况爲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  
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  
典屬國無寸土之封嘉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  
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  
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  
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



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  
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  
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願足下勿復望陵  
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爲別世之人  
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  
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爲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  
李陵頓首

上宰相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

周公之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  
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  
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  
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  
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矣動植  
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  
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  
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  
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



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一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之勤而止哉惟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

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之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進退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閣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



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  
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  
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  
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  
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  
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  
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嚴惶懼  
無已愈再拜

上宰相書

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弟之慈  
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  
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於  
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  
往而全之也雖其所憎怨苟不至於欲其死者則將狂奔  
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  
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疆學立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  
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  
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



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焚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為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以當賢相之舉爾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為爾非天之所為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况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舍之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

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  
又矣二子乃獨明先生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疆天下  
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  
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  
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  
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  
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  
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  
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

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  
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  
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德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  
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  
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  
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  
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  
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  
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  
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



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

書魏鄭公傳

予觀太宗常屈已以從群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已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

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揜已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爲當掩是以諫諍爲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况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群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



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  
事至迫也存之於書未嘗揜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爲賢君  
而伊尹周公爲良相者以其書可見矣今當時削而棄之  
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  
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  
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  
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爲尊親賢  
者諱與此戾也夫春秋之所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  
則焚藁者非歟曰焚藁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爲之也近世  
取區區之小亮者爲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藁  
爲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藁之是非  
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已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  
光之去其藁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其焚之而惑後  
世庸詎知非謀已之奸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  
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  
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  
世也噫以誠信待已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  
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救災議

河北地震水災墮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撫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

也遭非常之變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為是農不復得脩其畎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為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不久行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



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  
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  
二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  
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為十萬戶食之不遍則為施不均而  
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遍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  
辨此又非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  
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差皆  
足致弊又群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  
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

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  
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頽垣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  
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  
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  
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  
亦已衆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  
戰鬪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  
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  
也何則失戰鬪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



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  
歟萬一或出於無俚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  
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鋤梃於草  
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强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  
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  
已乎况今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  
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爲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  
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  
被災之州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

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  
其食則農得修其畝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間  
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  
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爲豈不遠哉此可  
謂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  
費爲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  
石况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賑其艱乏而終無損於  
儲待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  
爲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



故居苟有頽垣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  
什噐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况於全牛馬保桑棗  
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  
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爲雖驅  
之不去誘之不爲盜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  
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  
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  
北之民間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畝畝之  
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離死亡之禍則

戴上之施而懷歆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間國家厝  
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  
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和洽  
於下天意悅於上天意悅於上然後玉輅徐動就陽而郊  
荒夷殊陬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於可  
爲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內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  
之所未見也不蚤出此或至於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爲  
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  
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



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饑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畜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爲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爲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以已况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古人有言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

膚尚無所愛况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實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雜粟常價斗增三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三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爲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薺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薺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薺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爲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薺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爲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



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書洪範傳後

王安石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者意故爲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驚天下之學者而不使其蚤有知乎以謂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沒道日以衰熄浸淫至於漢而傳注之家作爲師則有講而無應爲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而不足善其心况其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於不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於世也予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以虚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爲傳注者汨之以至於今冥冥也於是爲作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於傳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



其思之深問之切而後復正與則吾將孰待而言邪孔子曰  
予欲無言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蓋有不得已焉孟子則  
天下固以為好辯蓋邪說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  
孟子者不如是不足與有明也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  
不得已也夫予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為此詭詭哉其  
亦不得已焉者也

義田記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踈而賢者咸  
施之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

群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  
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  
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  
千葬者如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  
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仕而  
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  
之未貴顯也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三十年既而為西  
帥及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歿後世  
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



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爲歛子無以爲喪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昔晏平仲弊車羸馬栢子曰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以此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栢子予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栢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第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踈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爲近之今觀文正公之義田賢於平仲其規摹遠舉又疑過之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車輿之飾聲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已而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而入者豈少也哉况於施賢乎其下爲卿爲大夫爲士廩稍之克奉養之厚止乎一已而已族之人操壺瓢爲溝中瘠者又豈少哉况於他人乎是皆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隅功名滿天下後必有史官書之者予可略也獨高其義因以遺於世云

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欵其門願備隙宇而處焉



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斲斷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佗日入其室其床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佗工余甚矣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又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

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旣成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園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術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



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  
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  
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  
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  
頓焉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  
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知天下其  
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之畫宮於堵而績  
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  
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

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  
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旣得萬國旣理天下舉首而望曰  
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  
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懃勞而不得紀焉猶  
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  
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  
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斷斷於  
府廷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  
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



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邪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者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

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萃乎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



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殺旣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耻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名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議恢復劄子

臣材質庸下無以愈人叨竊大位積有歲年曾無尺寸可以補報陛下不以爲罪復加錄用起之衰絰之中付以樞筦之重懇辭再四溫詔未允重膺委寄畀以荆襄軍威之任臣感激厚恩悲慟無已然欲仰承睿獎起圖事功則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義固不可以起欲俯全私義居喪不言則感恩憂國之心又有不能已者方疾病呻吟伏自思念至于旬月竊思先正范仲淹嘗於服中上宰相書以謂豈可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况臣身爲大臣受恩深重非仲淹小官之比身旣不可起口又不復言一



旦死亡抱恨泉壤故敢爲陛下盡言之庶幾聖心感悟亦報德之萬一陛下付臣以荆襄之任者豈非以荆襄上流吳蜀要害臣嘗備數江陵深知兩路事宜故不謀群臣特加擢用夫荆襄之事臣實講之詳矣大槩兵力單薄財賦匱乏要當責兩路帥臣留意訓練民兵以增壯軍聲令荆南守臣用度牒財本措置回易以增廣邊用此荆襄今日之急務也然則利害之大則不在荆襄荆襄四肢也朝廷腹心元氣也元氣強則四肢壯百邪不能害元氣虛則四肢弱風薄則不仁濕侵則爲腫朝廷施設得宜根本全盛則荆襄利害可以漸圖臣雖不才恐可備使令於異日朝廷施設未中事機根本劇強固則荆襄雖得臣百人悉心經理亦何足恃臣請先論國家大計而後及根本之實何謂大計恢復是也祖宗陵寢久隔腥膻神州赤縣淪於異域九廟在天之靈所以責於陛下四海兆姓之心所以望於陛下孰有大於恢復者乎陛下天錫智勇生知神聖英武同符藝祖恭儉上侔仁宗卑宮室菲飲食惟恢復是圖未明求衣日旰而食惟恢復是念然而曠日持久績用未著者何耶臣謂今日有恢復之形而未盡恢復之實故也



大抵有實無形則計定事成而敵人不覺有形無實則速禍致寇而無以待之燕昭王即位於破燕之後吊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幣以招賢者幾三十年益以富強乃與樂毅謀伐齊一舉而下七十餘城漢昭烈既殞數歲魏人寂然無聞是以畧無預備及諸葛亮師出祁山戎陣整齊號令明肅魏人聞之朝野恐懼此有實無形之明效也夫虜之不能忘我猶我之不能忘虜也其措心積慮朝思夕計豈一日而忘南牧所以數年之間邊警不著彼亦懲逆亮之輕舉而思萬全之謀彼之國勢事力雖未必及

往時之盛然席累勝之勢兼數大國之兵蜂蠆有毒古人善諭以小謀大豈容泄機今兵未動而聲先聞實未至而形先見外則歸正不逞時有剽劫內則移屯紛紜示以兵端使虜人謀我日深備我日嚴是誨之也中外文武之臣與夫歸正之人以僥倖之狂圖為恢復之上策聽其言似忠於國察其實多為身謀以此竊取美官坐致富貴者多矣而於國計實無分毫之補張虛聲來實禍臣竊痛之所謂恢復之形是也何謂恢復之實修己也求賢也卹民也用將也養兵也以修己為本以求賢為先以卹民為重然



後用將養兵次第舉矣此本末先後之序也昔周宣王側身修行而王化復行此內修之政也任賢使能見於丞民之雅哀矜鰥寡見於鴻鴈之什采芑之任將帥車攻之簡車徒政事之大亦無過此四者夫治國平天下之本不在於慶賞號令之間禮樂刑政之具而在於人君之一身一身之善惡在於一念之積一念之正湛然於方寸之中則見善必明賢否是非判然於前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而治效之應見於千里之外甚矣人主修己之難也蓋左右前後忠直之臣常少諛佞之臣常多彼其先意承志以悅吾

之心乘間伺隙以中吾之欲視聽一惑念慮隨差遂使黑白倒置邪正雜揉而治亂分矣如木之蠹如蟻之穴其端甚微而安危存亡之機實兆於此甚可畏也自古盛帝顯王未有如堯舜禹湯宜無待於修爲者然猶汲汲皇皇或舍已從人或拜昌言或盤盂有銘几杖有戒其所以如此者豈非念慮之間深可畏耶陛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無侈靡之娛無遊畋之逸前世人主之過舉悉無有也然而治效未應則在陛下又已而求之耳陛下即位于今九年事有昔以爲是而今以爲非人有始以爲賢而後以爲否



豈無故而然即欲思其故則應事之間用人之際當念前  
日之差審今日之是願陛下退朝之餘清閑之燕求直諒  
博洽之臣日與之講論古義以廣多聞之益舍一己之見  
而以天下之見爲見去一己之智而以衆人之智爲智諂  
諛之士希旨之言必察而逐之懼其害吾之仁也敢諫之  
士逆耳之言必容而受之欲其輔吾之德也使聖德日新  
又日新以之用賢則賢可得以之卹民則民自安下而至  
於任將帥治軍旅以及於大綱小紀刑名度數無不畢張  
朝廷旣正元氣旣固則疆場自安用之以弔民伐罪則何  
功不成何欲不遂此恢復之本也陛下當饋而嘆側席所  
思未嘗不求賢也然而所用未必盡實材所舉未必合公  
議邪正未必盡別賢否未必盡分今群臣之中亦有文武  
如尹吉甫柔嘉如仲山甫孝友如張仲者乎若猶未也惟  
陛下留神揀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之廣豈無人材  
今田野之間草廬之下安知無卧龍伏雛在陛下力求之  
耳若欲求一世之真賢當先養正臣之直氣如邪佞不盡  
去直道不可行彼將長往山林埋光鏟采陛下不得而用  
之矣至於士風澆薄尤可嘆息誕謾大言迎合主意大者



既蒙非常之眷小者亦復倒竊寵榮甚至於倚託幽陰排  
斤異已使忠直之氣日益銷沮利害之實壅於上聞臣恐  
求賢之實未盡也陛下有惻怛之心有寬大之詔未嘗不  
卹民也然而今日雖有字民之官而不得舉字民之職版  
曹之所驅催惟財賦是求上司之所督迫惟歲計是急州  
縣長吏趣辦目前苟逃譴罰不過巧名色以科歛給文引  
以追呼峻鞭朴以恐嚇歲計一辦則能事畢矣至于獄訟  
罕肯留心加之以水旱重之以盜賊遂使閭閻窮悴生理  
蕭條飢寒切身甚則思亂求其勞來還定安集劬勞未見

其人臣恐卹民之實未盡也築壇授鉞去故易新未嘗不  
用將也然而昔之培克豐已媵下媚上逐之當矣而新所  
揀擇多膏梁子弟平生不經戰陣緩急恐難應敵又使悍  
將廁於其間恐未易制也今之諸將亦有壯猶如方叔維  
翰如召虎者乎夫鶻之老者搏擊尤峻鷹之飢者側翅隨  
人少年有口辯未必皆人才老将之餘過未必可終棄此  
曹非忠肝義骨惟官爵是圖惟財貨是欲要當吝爵賞以  
待有功若無事之際特遷美官位已高祿已厚方富貴自  
奉志得意滿緩急之間欲其肯出死力以身先士卒難矣



臣恐用將之實未盡也大農之費大半耗於軍中未嘗不  
養兵然而古之所謂士卒者有椎牛醜酒之樂有投石超  
距之氣故勇於公戰聞敵爭奮為主將者有投醪之惠有  
吮疽之恩故愛之如子弟之衛父兄蔽之如手足之扞頭  
目今則不然刻剝之痛勞役之苦怨詈之聲有不忍聞主  
將視士卒如草芥士卒視主將如仇讎臣在邊庭嘗以朝  
命爲大軍招兵堆積金帛無一應募者豈非以從軍之難  
故邪軍籍有闕則扯拽市人捉縛客旅至有截股斷臂以  
幸避免者軍人之有子弟其父母皆以賄賂上下惟恐主  
將拘之軍中往往投籍吏役竄名市井甚則削髮入空門  
披緇爲童行其不願充軍如此則又安能使之樂於戰鬪  
乎近聞馬軍移屯建康軍士數十年積累家業一旦蕩然  
倉卒貿易率皆賤售至於舟船之所覆溺道路之所死亡  
愁嘆之語流聞四方而又建康砦屋滅裂未免暴露生士  
卒怨讟之心沮三軍勇銳之氣况望其闕如虓虎如雷如  
霆乎臣恐養兵之實未盡也至於理財未盡實而府庫尚  
空虛豐儲未盡實而邊廩少餘積內政未修何以外攘又  
况今春地雷不震泉脉不通纔晴數日而旱氣已可畏邇



聞江東西湖南北旱暵已甚道路之傳已謂豫章鄱陽一帶開倉放穀又如昔歲矣未知信否左右之臣不憂民窮兵怨盜賊將竊發邦域之中而欲鳴劍於伊吾之北此臣之所未諭也臣願陛下上觀天時下順民心痛闢誕謾之說力排僥倖之圖毋規小利毋泄大謀強固本根靜以待動勿示以恢復之形增修德政求賢審官安民和衆用將養兵如周宣王之內修政事如衛文公之秉心塞淵如漢光武之沉幾先物此恢復之上策也人事若盡天命自至然後秉機伺釁以興六月之師舉朔方之役犁庭掃穴在

反掌間耳如是而祖宗之世讎不復中原之境土不還臣甘受妄言之誅如其不然豈惟恢復之功未易遽圖而意外倉卒非常之憂將有不可勝言者不審任事之臣曾爲陛下言及此而宵旰之餘亦嘗念至此否乎臣誠愚昧不達事機竊不勝其憂懼每恨身遠闕庭無路自達誠不自意聖恩不忘威命下及懇辭之際可效一言敢昧萬死一二陳之惟陛下留神省察至于上嬰龍鱗下忤朝士亦惟陛下裁察而保全之臣不勝萬幸臣實疾病筆畫不端遙望門庭臣無任戰慄殞越之至取進止



教授盛繼教諭祝爾者校

文則卷之四終

跋文則後

嘉靖乙卯歲九月我

柱史張公選刻文則於江左夫江左豐芑  
重地文獻攸鍾爰刻是編將以納士于  
軌也鎬京辟雍之思壽考作人之化於  
是為要焉有齡得受而讀之文凡四卷或  
綜緝錯比根極性命或藻思綺合清麗  
芊眠或抗直激昂陳說水涌皆以左右



六經准式忠孝而矧獲章章焉如金相  
玉振各就調理化工春榮生意自足誠  
作家之典則不可易也學者酌竒玩華  
擬體裁而鴻製作殆王良造父爲之先  
後從而驅馳周旋於其間者有不循而  
中乎是故尚辭者則之經準經者則之  
聖法聖者則之道德斯百家之言可以  
貫通而載道行遠郁然稱矣茲集也掇

其菁英撮其要旨正欲則經法聖體道  
蓄德而爲人文化成之助豈曰科舉之  
筌蹄耶如其辭而已矣是飾虛車而  
珍敝帚非所以望於人人爾是跋  
直隸太平府知府任有齡頓首拜書






